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陳國遴

釋文紀　　總集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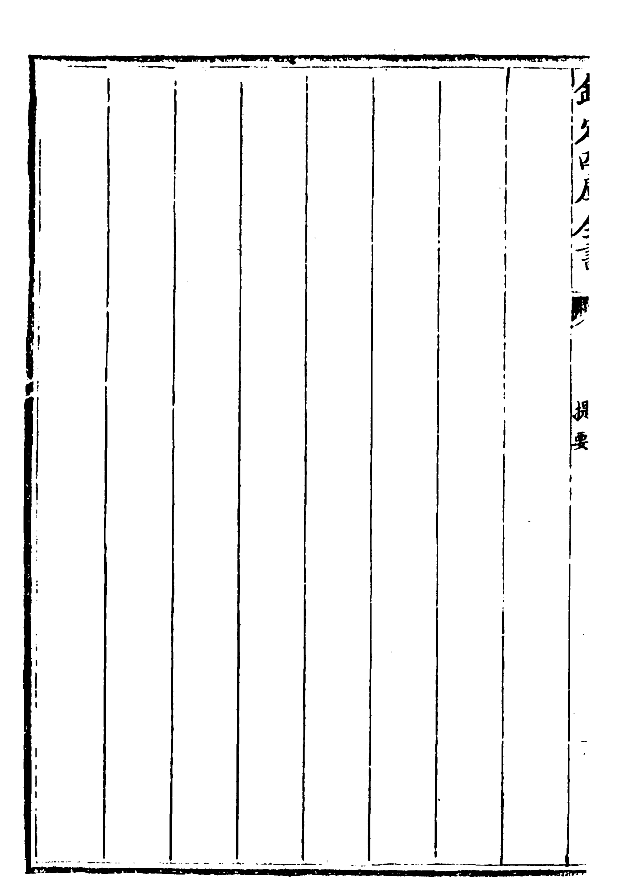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釋文紀四十五卷明梅鼎祚編鼎祚字禹金宣城人是書成於崇禎辛未裒輯歷代名僧之文以及諸家之文為釋氏而作者冠以經典所釋西域梵書一卷溯其源也二卷以迄四十三卷為東漢至陳隋之作四

十四卷四十五卷則無名氏時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採摭極為繁富每人名之下各著爵里每篇題之下各著事寔亦頗便檢閱其中如王少頭陀寺碑載在文選顔之推歸心篇載在家訓人人習讀而蒐遠畧近失之眉睫之前又如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與月儀獻歲帖其人雖釋氏之徒而其文寔不為釋氏作一概收之亦稱泛濫皆不免於小

疵然六代以前之義學則已班班然矣又其時文士競以藻麗相高即緇流亦具有詞采故大抵吐屬嫺雅論說亦皆根据經典尤不類唐以後諸方語錄徒以俚語掉弄機鋒即論其文章亦不失為斐然可觀也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釋文紀卷一

明 梅鼎祚 輯

西土

迦葉佛見在賢劫第三尊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柰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

遺釋迦牟尼佛書賢劫第四尊姓剎利名悉達多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年十九為太子出家初于檀特山中修道六年人至象頭山經于六

年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
三十說法住世四十九年至拘尸那城告諸大
衆入涅槃周穆王五十
二年二月十五日也
佛告文殊師利汝以神力往祇洹中堂西寶樓
上取我珠玉函將示大衆我初踰城離父王宫
四十里到彼叢林身小疲怠權時止息時彼樹
神現身告我言汝今修道定得金色身為三界
大師迦葉佛涅槃時付囑我珠函并絹僧伽梨
令我轉付囑汝我語神言汝絹僧伽梨非我所用
我聞先老所言諸佛出世不著蠶衣我今修
道如何害生以付我著汝今是魔故來相惱樹
神告言汝大智人何輒麤言諸佛慈悲實不著
蠶衣此絲化出非是害生汝今受此珠函開中
有字我即開函具見諸奇特事有大毗尼及修
多羅藏迦葉佛遺教並在此中并見僧伽梨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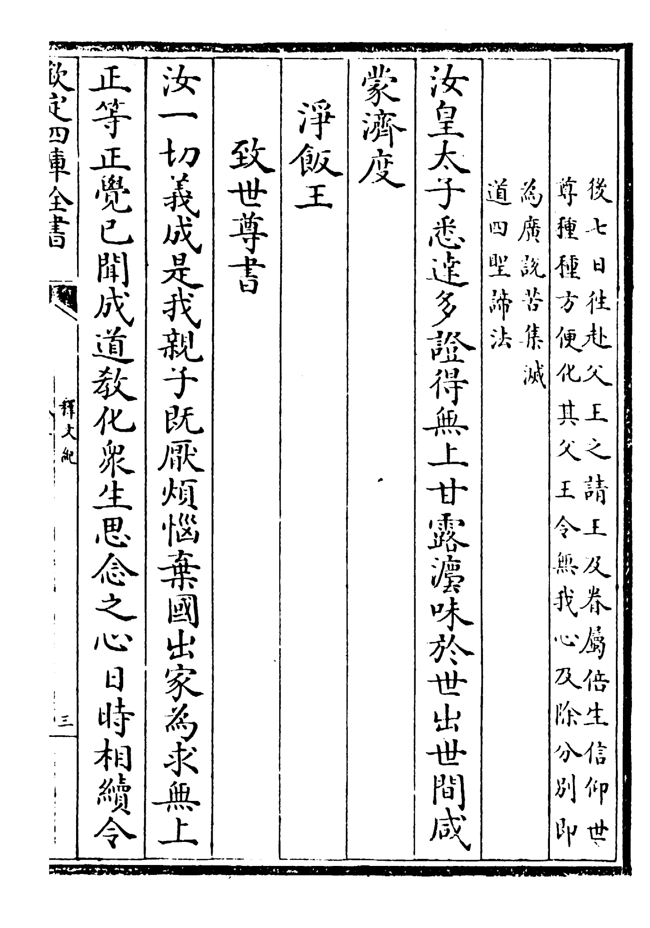
佛手迹遺書付囑樹神令付與我迦葉佛書云云既讀書已地即六種震動珠函自開又放大光樹神人告我言可將此衣函置汝左肩上常起恭敬珠函在肩能摧諸魔及伏外道令速成佛

我初成道時大梵天王施我彼絲是化出非是繅蠒梵天王施經絲堅牢地神王施緯絲由彼二施主共成一法衣由是義故今持施我我自成道已來常披此衣未曾損失今付悉達若得成佛取我僧伽梨安置祇洹中若轉毗尼時當為我著今留此衣汝涅槃後一百年初

有無智比丘分毗尼藏遂為五部從百年後分汝修多羅當為無量部諍論由興令灋速滅由彼愚僧不聞三藏聞開著繒衣即謂殺蠒汝若成道後彼然自出諸國非是殺蠱故我將付樹神令轉付汝此函中並是我遺教亦將付汝住持遺灋灋苑珠林

勝軍王

奉世尊父淨飯王書世尊於舍衛國化利畢已思欲往彼迦毗羅城時勝軍王承佛化尊心堅歸向遂發使奉書上淨飯王淨飯王親手修書遣大臣烏那曳曩迎請世尊却



後七日往赴父王之請王及眷屬倍生信仰世尊種種方便化其父王令無我心及除分别即爲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

汝皇太子悉達多證得無上甘露灋味於世出世間咸蒙濟度

淨飯王

致世尊書

汝一切義成是我親子既厭煩惱棄國出家爲求無上正等正覺已聞成道教化衆生思念之心日時相續令

他人得樂惟我苦惱譬如大樹因地而生既有根苗終望果實汝心已遂宜憶往願昔者所言若不證無上菩提寂靜之道誓不再入迦毗羅城大行已成宜應愍我及眷屬等佛說衆許摩訶帝經

舍衛國賈人

與佛書波羅柰國王夫人生一女身黄金色頭髮紺青時年十六父母欲為求壻女言若欲為我求壻者當令身黄金色頭髮紺青如是可介父母便為求不能得佛時在舍衛國有人賈作到波羅柰國國王相見問訊以女示之言我為是女求壻天下寧有好人買人答言我國中

有人復勝是女王聞歡喜令賈人迎取佛賈人便作書與佛佛在祇洹中為諸比丘數千人說經持書人直前至佛所佛預知所說得便裂壞作書報黃金色女女得書思惟即得五通達一者眼能徹視二者耳能徹聽三者知他人心念四者知所從生五者能飛行便與父母辭訣飛到佛前佛即微笑復言迦葉佛時是金色女為貧家婦受佛經瀆壽終生天來生世為國王女

是女端正甚好無比欲為佛娶之

佛

報波羅奈國金色女書

人若皆從恩愛生生當復老老當復病從病致死從死

致憂哭天下苦者皆從恩愛生 金色女經 梁釋寶唱經律異相

阿育王妾

詐王與太子法慧書 昔菩薩為王太子名曰法慧顏貌端正生有色相內清外淨時朝覲王王之幸妾出援太子太子力爭獲免妾反譖於王謂太子有欲於妾王拜太子為邊王去國八千里遠民歸化王妾懷怨謀除太子以蠟作印詐為王書太子曰愛身違親謂之大逆即為出眼付使者以琴樂索食王見問知妝妾以棘笞之烊膠滴其瘡中熇即裂之為坑生埋佛告比丘太子宿命為童子賣白珠彼妾時為富姓女持珠不買婬視言調童子恚曰吾鑿汝目女曰棘笞膠滴裂肉生埋汝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爾有慢上之罪不忍面誅書到疾脫眼瞳子付使還國

六度集經　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事同

四姓

敕治師書

昔菩薩生於貧家貧家不育夜置四衢有四姓富而無嗣取育數月婦妊產男貧家兒稟性仁孝言輒尊化父以己既產男便生兇念書勑治師命兒到治師所諦計錢寶兒行於城門內覩弟與輩彈胡掉戲奪書之治師所治師承書投弟於火父又生毒念有邸閣去國千里仍遣斯兒與邸閣書囊藏蠟封兒進半道有梵志與父遥相問遺其女賢明深知占候兒過覲梵志女竊覩男兒其佩囊封書解取省讀裂書更之邸閣得書具禮詣梵志家遂以女妻兒馳啓四姓四姓

闇之內塞而殞佛告比丘貧家兒者吾身是妻者裘夷是四姓者調達是菩薩法忍度無極行忍辱如是

昔育此子子入吾門疾疫相仍財耗當死太卜占云兒致此留書到極懾投之火中

又與邸閣書

此兒到疾以石縛腰沈之深淵

梵志女

改四姓與兒書

吾年西垂重疾日困彼梵志吾之親友也厥女既賢且明令可任為兒匹極其寶帛聘禮預好小禮大聘納妻之日按斯勅矣六度集經

勒那跋彌王

告梨師跋陀國王勅令勒那跋彌王生太子名迦良那伽梨第二子名波婆伽梨太子請用王藏自恣布施因欲入海求索珍寶給充衆生波婆伽梨與兄共往太子叩七寶城得天女所獻如意珠紺色名旃陀摩尼于時波婆伽梨與五百賈人船滿沈海太子力挽得出波婆伽梨乘太子眠重起取樹刺刺眼盜珠而去太子匍匐到梨師跋陀國值牧牛人即

為拔剌與梨師跋王守園王女願為其婦婦自立誓一心尊奉無有他意令太子一目平復太子亦誓於彼波婆伽梨無有微恨當令一目復得平復誓訖眼悉明淨勒那王知太子存勅令告下梨師跋王梨師跋王即還報使因表事情太子歸國問波婆伽梨如意寶珠答言來時藏道邊往覓不得太子即共到彼見之手捉其珠一切諸藏皆還滿復佛告阿難彼太子者今我身是勒那跋彌我父淨飯王是介時婦者今瞿夷是波婆伽梨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太子辛苦在於汝國云何默往不來表示書到其時象馬侍送事若有違吾當自往佛報恩經波羅捺王名摩訶羅闍生第一太子善友第二太子惡友事與此類遣使往告利師跋王汝今云何擁遮太子令我憂苦

梨師跋陀國王

上勒那跋彌王送太子表

太子在此實所不知辛酸諸事伏想委曲太子今者已還得眼即聘郮女為太子妻比嚴辦具臣自衛送賢愚因緣經

葉波國濕波王

與太子須大拏書太子思惟欲行檀波羅蜜事請王中藏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有敵國遣道士乞葉波王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即牽與之此象多力健

鬭與諸國攻伐常勝王聞從太子檀特山中至十一年王遣使促迎還國太子答言年滿當歸王復作手書與太子太子還國恣意布施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

汝是智慧之人去者亦當忍來者亦當忍云何恚不還須汝飲食耳太子須大拏經

王舍國瓶沙王五願經作洴比沙王

與德差伊羅國弗迦沙王書一作佛迦沙王瓶沙王與弗迦沙王生未相見常通書記弗迦沙王國中生一蓮華而有千葉皆作金色遣遺瓶沙王瓶沙王見華歡

喜作書與弗迦沙王弗迦沙王聞稱佛聲踊躍書與瓶沙王欲詣佛所道逢瓶沙王書又疏十二因緣送與弗迦沙王弗迦沙王竊作沙門得阿那含生十六天上得阿羅漢

我國中有金銀珍寶甚多我不用爲寶今我國中生一人華字佛紫磨金色身有三十二相

弗迦沙王

與瓶沙王書

願具聞神佛所施行教戒當所奉行願具答意

瓶沙王又報弗迦沙王

佛敎人棄家捐妻子斷愛欲當除鬚髮著澷衣作沙門所以者何人愚癡故不當為者而為之便為癡從癡為行從行為識從識為名色從名色為六入何等為六入一者眼二者耳三者鼻四者口五者身六者心是為六此六事皆外向眼向色耳向聲鼻向香口向味身向細耎心向欲是為六向從六向為合從合為痛樂從痛樂為愛從愛為受從受為有從有為生從生為老死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凡合此勤苦合名人

智者自去愚癡愚癡盡衆惡消除惡消除便行盡行盡識盡識盡名色盡名色盡六入盡六入盡合盡合盡痛樂盡痛樂盡愛盡愛盡受盡受盡有盡有盡生盡生盡老死盡老死盡已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隨習爲盡便不復生不生即得泥洹道無爲弗迦沙王因緣經洴沙王五願經

瓶沙王 案此與前疑即一事紀載各異

報弗加沙王書 佛在世時弗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弗加沙王未知佛道作七寶華

以遺瓶沙瓶沙轉奉上佛白佛言願令彼王見佛聞法當以何物以報所遺佛告寫十二因緣經與之瓶沙王即寫經卷別書文云弗加沙王得經信解付國太子便作沙門灋服持鉢將至佛所佛知王明日命終不得見佛又不聞經甚可憐愍於是化作沙門為說事念三尊布施戒德能知無常見佛無異弗加沙王思惟意定即得阿那含道

卿以寶華見遺今以灋華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矣到便誦習以同道味灋句譬喻經

加赦國波羅奈城諸族豪賢

與梵摩達哆王書拘娑羅國王名曰長壽加赦國王名梵摩達哆常共戰諍拘娑

羅國為加赦國所破長壽將妻共乘一車至波
羅奈往村邑受學博聞即轉名長壽博士又往
都邑街巷以歡悅顏色作妙音妓因依梵志國
師家住妻懷憂感令四種軍陣列鹵簿我欲遍
觀亦復得磨刀水飲梵志國師為說言于王長
壽妻憂感即除尋生德生為字長生童子猛毅
聰明及梵摩達哆聞拘娑羅國王轉名長壽博
士在波羅奈城中即收長壽反縛兩手出南城
門坐高標下是時長生童子白父天王我即於
此必能拔濟長壽告曰童子可忍但當行慈長
生勸波羅奈諸貴豪族作書與梵摩達哆走往
村邑受學博聞亦復以歡悅顏色作妙音妓梵
摩達哆見極歡喜令依彼住爾時與長生出獵
梵摩達哆疲乏遂臥長生即拔利刀著頸欲行
報怨復憶父昔標下臨終戒語舉刀還鞘以實
白之梵摩達哆謂長生惠與我命以女妻之還

其本國佛告比丘汝等莫共鬪諍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

長生童子彼作是語汝不畏後為子孫作患耶中阿含經長壽王品

某許國王

報某國王書昔有人獨與母居未被教勅嗜酒博戲高抗華飾母欲令改心行因以慈意演出妙訓子如瀌進常行柔和大侍供遺財寶無量國主召為大臣後告曰某許國王本與吾親有博口者鬪令相失欲卿躬往和使如故其人因取家財供作美饌又齎寶物往詣彼國陳謝彼王欣然亦返責已便手執筆作書報之勉期會曰快其相娛

惟別歷載不得言面每思舊好何日捨懷中間隔絕不及所致不見忽捐復遺賢臣美供綺牘以相謝矣兒抱來意終始不忘願一同會及散久迴今寄琦珍是身所有貴致微心言面乃叙佛說生經內佛說誨子經

僧大

與兄佛大書舍衛國人名羼生男曰佛大僧大僧大仁愛清淨奉佛法戒羼臥疾呼長子涕泣誡言僧大尚小方以累汝後僧大聘妻字快見光華煒煒端正少雙既便入山為沙門佛大心悅快見起從快見取琴彈之歌作姿彈之歌婬泆之曲快見覺兄為亂便以歌曲答拒

佛大瞋恚即募賊入山殺弟僧大得應真道不畏生死乃剥樹皮取枝為筆自刺身血書樹皮與兄賊前斷頭以書見兄辭喻悽惻怏見呼曰子竟坐我致見殘賊血從口出奄忽而逝諸天咨嗟迎其䰟靈處忉利天

大凡起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不承之違廢親教以女色故骨肉相殘違親慈教為不孝也殘殺人命為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小況殺應真吾不中止凡自招之今吾有形可得相殺善遊寂寞從復相害長别努力願崇真道佛說佛大僧大經　經律異相引載末云從此長别努力努力

勝光王

白僧衆書 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叛逆大臣白王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時勝光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使往衆內宣王勑書彼有六衆即赴王軍為王說法咸皆欣慶因詣路所逢王所整象馬車步四兵並見陵辱王使往語世尊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內世尊以此因緣告諸苾芻往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得波逸底迦

今有少緣欲見聖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勝音城僊道王

與影勝王書

贍部洲內有勝音城王名仙道閑東方摩羯陀國王舍大城王名影勝彼

國豐樂生愛念心便簡妙寶并書送往摩羯影勝王即以所出上氎報仙道王并致書仙道王問使者報言影勝王其形長大性行雄猛造送五德上甲并裁勑書影勝王以我國內有佛乃是人中妙寶遂於氎上畫世尊像下書三歸依次書五學處次書十二緣生流轉還滅復於像上邊書二頌馳送并作書報仙道王仙道王威陳供養即裁書報影勝王影勝王白世尊命聖者迦多演那往勝音城并報仙道王勑書仙道王如言嚴設道場迦多演那隨彼機緣為說濾要宮內女人又欲聞濾王復書報影勝王影勝王白世尊復命世羅苾芻尼往與仙道王書仙道王夫人月光從世羅受圓具命終生四大王衆天王傳國太子詣王舍城於世尊所出家修

必勿
行

敬覽來信并受國珍未面相親深愜遠意彼有須者我當爲辦

送影勝王寶甲書

今贈寶甲五德圓備若念我者幸當自著希拈遠意勿惠餘人五德者一盛熱之時著便凉冷二刀砍不入三箭射不穿四蕃砕諸毒五能發光明

摩羯陀國影勝王

報偎道王世尊像書

雖未相見使至覽書蒙贈寶甲世所希有今畫世尊形像三界最尊令使持將冀申供養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兩驛半平治道路嚴飾城隍躬領四兵幢幡華蓋於廣博處張設尊儀殷勤供養獲大福德

僊道王又報影勝王請苾芻書

我賴仁恩知有三寶悟緣生理得見真諦苦海淪溺彼岸可期拔足淤泥歡慶何極然我欲得親見苾芻為作方便令來至此

又報偃道王書

承悟緣生得預流果復於苾芻樂欲相見佛令五百苾芻遠赴祈請仁可慇懃同大師想去城兩驛半許修治道路嚴設香華治整四兵自來迎接又於城内閑寂之處造一大寺營五百房牀榻臥具無令闕乏飲食所須皆預辦若作如是供養事者獲福無量

偃道王報影勝王請苾芻尼書

宮内女人樂欲聞法頗有方便得令苾芻尼來不並根本說

一切有部

毘奈耶

憍閃毗國說憂事人

詐白鄔陀延王書

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聘與鄔陀延王為夫人無憂為輔國大臣王又有夫人名紺容無比懷妬時王邊境反叛領兵自往遂勑無憂留守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紺容夜讀佛經復須樺皮燈明大臣於樺皮內密安火炭夜風火發紺容與五百綵女同時殞命惟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先嘗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為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尒時說憂事人共大臣等議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為因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真金一億別嚴四兵詣王營所持書白王王啓封讀書問言曾見有被死

將去求索得耶答曰若被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憤因言紺容已死恐王憂惱設此權謀王即勑殺無憂以無比置地牢内因往問世尊何因縁故佛言乃往昔婆羅痆斯國王梵摩達多大夫人曽於五百綵女遊觀華園時寒求火有獨覺聖者造一草菴在中夫人命一使女燒彼草菴女見不忍夫人自往放火諸女悉共歡笑彼夫人者即紺容是彼侍女者即五百内人是彼使女者即曲脊女是

我是某國大王惟有一子被殺將去我今求死來至此國欲以象馬乃至金寶將贖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當共戰願王助我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嗢逝尼城猛光王

與頻婆娑羅王書猛光王有讐覺病不得瞑治宜酥而王性憎酥唯愛酒有人于王前言酥即斬其首聞王舍城有頻婆娑羅王子名侍縛迦爲太醫王齎書往迎侍縛迦行次曲女城得一醫童同往以蘇合膏合成如酒令醫童指授王服遂瞑噫氣聞酥大瞋侍縛迦已乘象先走王命飛烏追及侍縛迦以藥藏菴摩羅果食飛烏初飛烏患癩疾食藥亦瘳因還奏王應合賞賜即爲王作勑書報醫王侍縛迦復報書王多財貨賞醫童以大氎賜衣王奉佛作三衣　奈女者域因緣經一事與此大同

白影勝王可令侍縛迦大醫暫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

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貯草穀兵衆相迎

飛烏

報醫王侍縛迦書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可來受王賞賜

侍縛迦

報飛烏書

我藉皇恩珍財靡闕王若與我生歡喜者諸所賜物並

迴與彼侍醫童子（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嗢逝尼城長者

與妻書

猛光王往嗢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與易他方王於宅邊見生染意步入其舍歡悅既暢即便有娠彼夫書來告妻王與彼夫信令向某處遠求如是之物妻誕一男以箱內兒置王門所時有衆牛行至箱所圍繞不進王取養為子是名牛護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聞嗢逝尼國豐樂即整四兵親至彼城猛光王亦出拒戰兵衆分離單馬遂逃耕人名曰增長將歸供給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渴沙來相抄掠諸大臣作書告王書末為頌曰如王於他國勤勞降伏彼於己之國土亦當勤守護圓勝王念宜和好令信入報猛光王城內諸臣共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栽書報之即令牛護出見圓勝遂解兵圍猛光還國迎立增養

為國
大相

汝可安隱我望不久當至本鄉

得乂尸羅國圓勝王

與嗢逝尼國猛允王書

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從滕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

猛允王報圓勝王書

知識既解來封篤好情深事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曰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鞞提醯國大臣大藥

與毗舍佉書鞞提醯國王多足食號曰重興年幼為王諸臣見慢時有天神空中告王國中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子號大藥與王共理無遠不伏王果覓得大藥拜為大臣廣設智謨乃以女聘于大藥為女所譖臨刑得釋遂以女還王請自訪德義聰慧女人作婆羅門像

行麥田中見有少女名毗舍佉至妙花城即以為定大藥還向鞞醯城於中路栽書與一婆羅門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婆羅門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次領金錢惟得三百遂械使者曰彼寄四百汝偷百文使者念曰二俱有智便以百錢依數重與王念大藥得如是智慧之妻求婚半遮羅國王女妙藥半遮羅國許諾令重與王就彼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大藥有鸚鵡名曰具相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大藥復往半遮羅國强入宮中將妙藥及諸珍寶總率兵衆別路而歸策為夫人半遮王齋書與女妙藥女察知是大藥鸚鵡使籠鸚鵡寄父王付屠者鸚鵡願依祖父死法麻纏其尾灌以膏油爇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鸚鵡飛上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王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浴而去還鞞提醯半遮羅王

吏與女書復送鸚鵡王令煑以沸湯爓者去毛棄之簷外飛鵄下攫到一神祠小穴中因假神言受其供養毛羽漸成博霄復去至大藥所重與王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得眷屬皆悉聰明毘舍佉神智過人鸚鵡鳥世所難及 半遮羅國王妙藥女與大藥本一事藏分兩函今為紀序

四橛可成衣少一不能織如其杙有闕械足可令輸

半遮羅國王

與女妙藥書

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

害彼王

復報妙藥書

通此消息皆由鸚䳇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㕫亂家國彼之鸚䳇可附將來

又與妙藥書

由此鸚䳇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雜事

健陀羅國藥叉半遮羅

與王舍城娑多藥叉書

王舍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娑多時

北方揵陀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約作指腹之親娑多生女名曰歡喜半遮羅使送嚴身瓔珞衣服持書致慶未久半遮羅生男號半支迦娑多裁書寄送衣瓔及歡喜長成報其弟我今欲得王舍城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力不能遮其惡念宜可作婚姻事即裁書與半遮羅藥叉娶歸與其夫情義相得次第生男五百最小者名曰愛兒母恃豪強便於王舍城所生男女次第食之因此此喚為訶梨底藥叉女皆往佛所白言為作調伏佛即往藥叉女處以鉢覆愛兒藥叉女大驚觸處尋覓悲踊號哭佛為授戒衆得安樂 佛告苾芻此乃往過去王舍城中牧牛人妻懷娠時有獨覺遊行為大設會五百人咸持飲食音樂路逢牧牛妻共為舞蹈疲頓墮胎便

買五百菴沒羅果奉施獨覺牧牛妻發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男女我皆取食彼牧牛女即訶梨底藥叉是由彼往昔施五百菴沒羅果發惡願故

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

娑多

與半遮羅書

聞君誕子慶喜交懐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

冀表不空

半遮羅報娑多書

許作交親令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婚姻　按此部第六門第六子攝云婆羅痆斯有一長者名瞿答摩持貨往得叉城興易時彼主人長者號曰名稱共爲交密約作指腹之親得叉長者生男名曰游方于時瞿答摩令使送嚴身瓔珞衣服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歡悦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得叉長者還以書答瞿答摩未久生女雖容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號曰瘦瞿答彌得叉寄送衣纓裁書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懐聊寄衣纓用申欣荷幸當爲受冀表不空瞿對摩復書報曰許作交親令皆遂願各待成立共媾婚姻後瘦瞿答彌夫蛇螫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父母親知咸遭霹靂佛告苾芻當知此等由先作業果報熟時皆須自受

歡喜弟

與半遮羅書

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來此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雜事

舍衛國大臣

報寶德長者書國內贍波城長者寶德多饒財寶受用豐足生一男號曰女星日用

五百金錢造食五百種味與男時世尊於頻毗娑羅王索粥欲食被阿闍世王打破粥鐺因遣大目揵連往寶德長者子邊乞粥長者子聞攝佛名所有造得食飲一時受奉置於鉢中佛所聞食香氣普徧佛為王言彼長者子是大福德之人常喫如斯上味王欲往見長者子大臣初

作書大王即來王子亦來更作書報長者憂懼王欲科罰我等作此書來贍波城諸人聚集共作一書馳報宰相于是長者遣子往王舍城王作好供養迎長者子令詣佛所問漉出家受持戒行證阿羅漢果　佛告苾芻乃九十一劫中有一童子家貧隨力収辦鋪以熊皮如來踏行造五百味飲食供養如來發願常生豪姓富貴家尒時貧童子者即寶德長者子是

王及王子二俱不來汝等須作計議擁塞殑伽令水卻流無令一滴順河而過

贍波城諸人

報舍衛國宰相書

王頻附書勑云王來復言子來復令擁塞弥伽却流讀此書已又得報云王與王子俱亦不來王欲見實德之子汝等速當遣來是要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秣菟羅國王中印度

秣菟羅國靈書秣菟羅國謂為福地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欲決兵戰衆莫從命王以為神可動物時有梵志高才令齎東帛造作靈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托夢天賜靈書下令營求得諸山林之下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

夫生死無涯流轉無極合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

令離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湮滅生靈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經游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

迦濕彌羅國衆賢論師

謝世親書 衆賢論師迦濕彌羅國人也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毘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求解求外破毘婆沙師所執作阿里達磨俱舍論辭義善巧衆賢積十有二歲作俱舍雹論窮

幽洞微遂斥世親世親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聞即治行往中印度衆賢追從至秣底補羅國大伽羅藍自覺氣衰裁書謝答世親以垂終之託遂改題為順正理論

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沈究彌年作為此論扶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幸矣死何悔哉

毗末羅蜜多羅論師唐言無垢友

臨終裁書　無垢友迦濕彌羅國人也游五印度國學三藏玄文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諸師窣堵波也拊歎衆賢謂當制論令諸學人絕大乘稱滅世親名語已心亂血流知命必終裁書自悔

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介志無得懷疑

南印度德慧菩薩

與摩揭陀國摩沓婆書　摩揭陀國山西北有伽藍負嶺疏崖僧徒並習大乘

瞿那木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名重當時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裁書累報摩沓婆懷懼誡諸邑戶不得居止沙門異道時德慧杖錫而來莫肯相舍有淨行者引至王宮王聞命使臣摩沓婆所宣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遂至論場德慧先立宗義洎乎累落摩沓婆辭以請歸靜思方酬來難至第六日歐血死

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積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

重裁書

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

摩揭陀國無憂王

石柱記摩揭陀國佛迹精舍側有大石柱書記残缺其大畧云

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灋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

僧伽羅國王

摩訶菩提僧伽藍銅記摩揭陀國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刻銅為記云

夫周闕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令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無窮

伐羅刹令 僧伽羅國佛法所記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伺商人至變為美女誘入鐵城置鐵籠中取食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子僧伽羅獲乘天馬越海僅免後立為王下令討羅刹敗之

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

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

瞿薩旦那國大臣唐言地乳舊曰于闐

龍鼓函書國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利以溉田其後斷流僧羅漢謂龍所為因祠祭龍忽一女淩波至願於國內選一貴臣為夫河流如昔有一大臣請行乃衣素服乘白馬入河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具大畧曰

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並唐釋玄奘大唐西域記　此記唐撰事出西土先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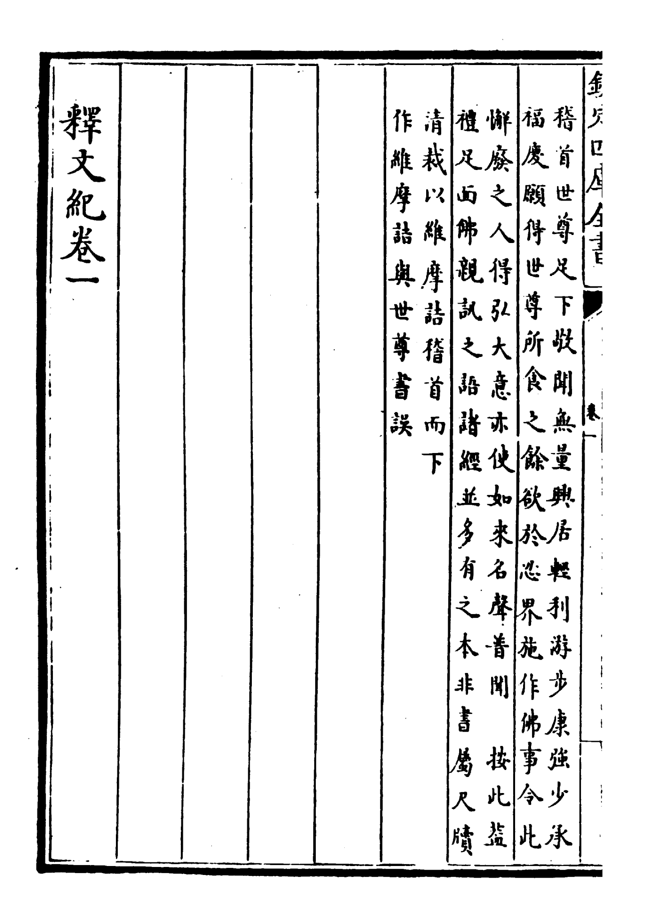
印度千歳和尚

釋氏通鑑云唐高宗顯慶二年千歳寶掌和尚晚居浦江寶巖與郎禪師友善師以白犬馳書朗以青猿同使是年正旦自塑像竟即深衣趺坐說偈而化師自稱生於周威烈王十二年自魏晉間抵此土計之一千七十二年

與行脚僧

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

維摩詰經香積佛品云維摩詰居衆會前化作菩薩像分明而告之曰汝行從此佛土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世界到衆香剎香積佛所住必見食則禮佛足如我辭曰維摩詰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即化菩薩到衆香界禮彼佛足言維摩詰菩薩



稽首世尊足下敬聞無量興居輕利游步康強少承福慶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按此蓋禮足面佛覩訊之語諸經並多有之本非書屬尺牘清裁以維摩詰稽首而下作維摩詰與世尊書誤

釋文紀卷一

釋文紀卷二

明 梅鼎祚 輯

後漢

明帝

姓劉氏諱莊光武帝子

詔報楚王英

明帝為太子時英獨歸附太子親愛之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初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日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麤善為宏濶遠大之言所

求在一體之内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武以爲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焉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英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後大交方士造作圖書乃廢徙丹陽涇縣自殺

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後漢書 𡙡收魏書釋老志作章帝詔報楚王誤

牟融隋書經籍志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

理惑論 三十七篇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惟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

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彦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

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盖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廄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犍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揵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

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

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怳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

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綩綖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内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説道虚無怳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

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

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别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絶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絶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内

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弘明𭡧上多一寂字誤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

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夏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躭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

事尹壽舜事務成周學呂望孔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馬喙文

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顱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

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

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貿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黄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孔

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縉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庬之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

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

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惡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

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
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為乃
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
謂見外未識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
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
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敎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
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
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

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問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譏陳相之學許行曰吾聞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未聞下喬木入幽谷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釋氏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

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吳越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瞍生舜而頑嚚由余產西戎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不相妨謂人為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恵二親尚存殺巳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棄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名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

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茍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覩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寳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凡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躭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紿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為邪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

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敎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婬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綐一作說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

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弁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桓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得其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

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汎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

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讖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為上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

身易䰄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守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葢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賔被絺綌以御黄鍾非不麗也非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齎孟

軻之説諸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渇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

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

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賊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黄鍾應寒蕤賔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悦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實

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邦有道則直邦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説廓落難用虚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悦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

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

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荅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為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為智者設辯為達者通

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為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為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絃之琴狐貉雖煴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

曷為躭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闚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

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説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識刺頗得疹而中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恒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鞹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

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

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效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喉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婬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為道之人云能卻疾不病弗御鍼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鍼藥邪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為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鍼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發矣

問曰道皆無為一也子何以分别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為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為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為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别之臧文之智

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儒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為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顔淵乘駟之日見東野畢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

而識文王之操李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辭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為飄風動磐石不為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洽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况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

吾未聞仲尼追盜蹠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為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為北自謂不惑以西為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蚓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為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

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

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葅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啟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為證世人為驗而云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窊木流而舟檝設蜘蛛布而罻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

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為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义手避席逡廵俯伏曰鄙人朦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灑心自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梁釋僧祐弘明集

嚴佛調亦云浮調臨淮人漢靈中平時與安侯清都尉安玄傳譯法鏡五部省而不煩號為難繼又撰十慧傳于世

沙彌十慧章句序

昔在佛世經法未記言出尊口弟子誦習辭約而義博

說解而妙渼佛旣泥洹微言永絶猶㲉水消竭日月隕墜於是衆賢共使阿難演其所聞凡所著出十二部經其後高明各為注說章句解故或以十數有菩薩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韜弘稽古靡經不綜愍俗童蒙示以橋梁於是漢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數百萬言或以口解或以文傳唯沙彌十慧未聞深說夫十者數之終慧者道之本也物非數不定行非道不度其文郁郁其用亹亹廣彌三界近觀諸身調以不敏得充賢次學未浹聞

行未中四夙罹殃咎遭和上憂長無過庭善誘之教悲窮自潛無所繫心於是發憤忘食因閑歷思遂作十慧章句不敢自專事喻衆經上以達道德下以慰已志創奥博崇尚之賢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啓蒙焉

釋僧祐出三藏記集

吳

廢主孫亮

字子明吳郡富春人權少子

與衆僧論優婆塞支謙書

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祖父漢末歸化謙

從學法典博覽經籍世間藝術多所綜習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黄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黄身軀雖細是智囊吳主孫權拜謙為博士使輔導東宫甚加寵秩及太子登即位隱穹隘山不交世務後卒於山中亮與衆僧書

支恭明不救所疾其業履沖素始終可尚為之惻愴不能巳巳出三藏記集傳開元釋教録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移交趾出家勵行博覽蜀文吳孫權赤烏中至建業為營建初寺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晉武初卒

安般守意經序會在吳朝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并製經序辭趣雅贍義旨微

竊並見重後世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以濟衆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口身心謂之内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内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夢飯盎無滿足也心之溢盪無微不浹怳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形無絲髮梵釋僊聖所不能照明默種于此化生乎彼非凡所覩謂之陰也猶以

晦𠷇種夫𥷑芬闓手覆種孳有萬億旁人不覩其形種家不知其數也一朽斗下萬生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以行寂繫意著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蠲除其八正有二意意定在隨由在數矣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得止

之行三毒四趣五陰六冥諸穢滅矣㫋然心明踰明月珠婬邪汚心猶鏡處泥穢垢汚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聰睿聖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覩所以然者由其垢濁衆垢汚心有踰彼鏡矣若得良師刻刮瑩磨薄塵微曀蕩使無餘舉之以照毛髮面理無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采衆音退宴存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志無邪欲

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内體汚露森楚毛竪猶覩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衆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眼所觀無幽不覩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所更現在諸刹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誦習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怳惚髣髴存

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毛氂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刹八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於是世尊化為兩生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讓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進遂處京師其為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鍼脉諸術覩色知

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仁愍黎庶之頑闇先挑其耳郤啓其目欲之視聽明也徐乃陳演正真之六度譯安般之秘奧學者塵興靡不去穢濁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末蹤始能負薪考妣祖落三師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沒會見南陽韓林頴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余從之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斟酌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也

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衆賢願共臨察義有肱腨加
聖刪定共顯神融矣

法鏡經序

夫心者衆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異名禍福分流以身
為車以家為國周遊十方稟無倦息家欲難足猶海吞
流火之獲薪六邪之殘已甚於蒺蔾網之賊魚矣女人
佞等三魁其貪偽而信寡斯家之為禍也尊邪穢賤清
真連叢瑣詢聖賢興獄訟喪九親斯家之所由矣是以

上士恥其穢懼其厲為之懾懾如也默思遁邁由明哲之避無道矣剔髮毀容法服為珍靖處廟堂練情攘穢懷道宣德闓導聾瞽或有隱處山澤枕石漱流專心滌垢神與道俱志寂齊乎無名明化周乎群生賢聖競乎清靖稱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鏡騎都尉安玄臨淮嚴佛調斯二賢者年在齠齔弘志聖業鉤深致遠窮神達幽愍世蒙惑不覩大雅竭思譯傳斯經景模都尉口陳嚴調筆受言既稽古義又微妙然時干戈未戢志士莫敢

或遑大道陵遲內學者寡聞覩其景化可以拯塗炭之

尤嶮然義壅而不達因賢竭愚為之注義喪師歷載莫

由重質心憤口悱停筆愴如追遠慕聖泗泗并流今記

識闕疑俟後明哲庶有暢成以顯三寶矣並出三藏記集　大藏服

字函闕作閘函韶作來

釋文紀卷二